

风物咏

# 梧桐飘香

邹风华

“春枝落落啾啾啼，不比桃李压枝低。”又到了满树梧桐花飘香的季节，站在梧桐树下，思绪禁不住随着春风飘回故乡，走进梧桐树下的农家院落。

我从小在农村的姥姥家长大，姥姥家就在离村口不远的一条胡同里。胡同里每家的院落里都栽着梧桐树，小巷就掩映在高高梧桐树林里。

姥姥身板挺直，头上挽着整洁的发髻，身着灰色大襟衫，踮着一双小脚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她是一位干净利索的慈祥老太太。当时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我们姊妹三个，都由姥姥一手带大，一直到我去外地上大学才离开这里。故乡的小院，飘满梧桐花香的胡同，留下了我美好的童年和少年。

每年春天，暖暖的南风吹过，胡同里的梧桐花一夜之间全开了，紫莹莹的，一串一串的梧桐花像啾啾似喇叭，小巷里弥漫着梧桐花的芬芳。此时最高兴的就是我和小伙伴们了，我们在树下嬉戏，仰着小脖颈嗅着花香，捡起飘落后的梧桐花，插在小辫上，含在嘴里吹着，欢快地蹦着跳着。直到听到姥姥喊“回家吃饭喽”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

待到梧桐花落英遍地，梧桐树慢慢长出片片新叶，初夏来临，梧桐叶渐渐长成蒲扇叶大了。胡同里的孩子们，个个都是爬树的高手。每当雨丝飘落，梧桐叶就成了我们的小雨伞，“嗖嗖嗖”爬上树，摘下梧桐叶子，顶在头上，看谁摘的叶子大，谁的衣领不被雨淋湿，那神气样就像是孩子王。每当这时姥姥就大声吆喝“快回来，别淋湿了衣裳”，并拿来毛巾擦着我让树叶上的油弄脏的头发。

盛夏的中午，骄阳似火，梧桐树上蝉声一片，树下的孩子们更闲不住了，趁着大人们歇晌忙活起来。找来长长的竹竿，有的用铁丝在竹竿顶端绕个圆圈，找一个网袋套在圆圈上，有的偷偷从家里拿来面粉，和水制成面团，抹在竹竿头上，还有的用长头发或者马尾，做成扣系在竹竿头上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接下来就看谁收获的蝉多了。忙活一中午，小伙伴们虽然小脸晒得通红，但却收获满满，别提多高兴了。

傍晚太阳下山了，但室内依然很热，匆匆吃完晚饭，大人们就忙着出门乘凉了，我和小伙伴们则趁着天未黑在梧桐下捉知了猴。小伙伴们把捉来的知了猴放在凉席上，比赛谁捉的知了猴跑得快。姥姥在一旁摇着蒲扇，驱赶着黏人的蚊子。直到夜深人静，在姥姥的催促下我才肯回家。

“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。”转眼秋风起，霜降又到，梧桐树几经风吹雨打，叶子扑棱棱落了一地。那时农村柴草不多，落叶是最方便获得的柴草。清早起床，胡同里满是飘落的梧桐叶，我赶紧拿起扫帚，将一片片落叶扫起来，装进篮子里，稍加晾晒，柴草就不愁了，乐得姥姥直夸我爱劳动。

梧桐树是速生林，成材快，梧桐木可以打家具。胡同里的梧桐树，伴随着孩子们长大成家，也不断地被砍伐做成箱子衣柜。

四季轮回，我也慢慢地长成了大姑娘，姥姥也在十多年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一阵微风拂过，不由遥想故乡的胡同里，那些梧桐树也该满树花香了吧！

故乡吟

# 芳草碧连天

林红宾

在我的童年时代，现代文明的春风还未吹绿故乡那片古老的土地。村风甚是古朴，民情依旧憨诚，农家味儿特浓。我和伙伴们整天在原野玩耍，时常以草做戏，玩得投入，野趣顿生。

那时，庄稼地里和树林里时常传出一种小鸟的叫声，其声低沉而悠悠：“地母——地母——”好像在不厌其烦地告诫芸芸众生，大地是万物之母，要好好保护她。恰巧河边和水沟里生长着一种野草，茎儿纤细高挑，顶端结种，形如芝麻。我们取下几粒，放在一枚阔叶上，用嘴衔住叶子一端，模仿鸟叫：“地母——地母——”声儿拖长，叶儿微颤，草种就像一些小小的生灵，在不停地蠕动，时聚时散，惶惶不安，十分有趣。小鸟也爱凑热闹，飞出田垌，飞出树林，落在我们附近不停地踱步，尽情地啼啭。我们都朝它们热情地招手，它们警惕性可高哩，一个个歪头侧脑地打量着我们，仍然不肯靠前，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样子。就这样，我们和鸟儿对视交流一阵子，便互不干扰，各玩各的。

有一种野草，茎呈菱形，高二尺许，人们管它叫三棱草，晒干柔韧，看牛倌爱用它编蓑衣。我们把它掐头去尾，单取其中，然后二人各执一端，将其顺丝掰开，倘若齐齐断开，就是个“男”的，要是掰不利索，呈N形，就是个“女”的。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，都喜欢男的，要是掰出的“男”的来，大家就高兴，否则就嫌弃。三棱草大多长在玉米地里，我们为了尽兴玩耍，往往一薅就是一大堆，就势帮了大人除草的忙。

在我们玩耍的芳草地西面，有一条小河。小河发源于村北的深山，沿途接纳了好多小溪流，当经过故乡西侧时，河水就有些湍急，河水中央还会凸起一道细小的波浪，宛若瘦驴的脊梁骨。靠河边的地方，生长着一些菖蒲、薄荷、水豌豆等水生植物，这些植物长势良好，葳蕤生光。河水较浅，白沙铺底，况且有水生植物掩映，小虾喜欢在此栖居，小鱼总愿在此逗留。我们玩腻了野草，就来到河边玩耍。河床较宽，分为两条支流，我们用手挖沙，筑起一道沙坝，将一条支流堵塞，使其断流，以致干涸，一些小鱼小虾惶惶无措，只好束手就擒。其时，恰有一只翠鸟沿河觅食，见此情景，趁我们不注意，便频频啄食小鱼小虾，大快朵颐，好不受用。其实我们早就

发现了它，故意让其吃饱，然后观察它飞向哪里。这只翠鸟吃饱喝足后，便展翅飞向西侧的黄泥崖。我们断定那里必定有它的窝，就一路跟踪，几经寻找，终于找到了它的窝。这只翠鸟好乖，竟然用坚硬的喙，硬是在黄泥崖上开凿出一个洞，里面还有两枚鸟蛋，呈绿色，仿佛两粒难得一见的宝石。我们都喜欢翠鸟，相互叮嘱，绝不允许告诉任何外人，让翠鸟不受打扰，安心哺育雏鸟。翠鸟多了，这条河流必定秀丽美观。

我们在河滩上还发现了一窝沙鹈鸟。沙鹈鸟仅有鸭蛋大，浑身的羽毛呈褐黄色，两腿细长，走路特快，就像戏台上兵卒的台步，一溜溜的。沙鹈鸟是一种水鸟，喜欢在沙滩上栖居，它从不做窝，在沙滩上扒拉个沙坑，就在里面下蛋，它的蛋跟沙一个颜色，足可鱼目混珠，以假乱真，即便踩着，也难发现。我们照样相互叮嘱，绝不向外泄露，谁若违反，定受处罚。

河边有一种植物，学名蛇莓，结出的果实与草莓十分相似，属于姊妹品种。我们都认为，既然它叫蛇莓，蛇肯定喜欢它，如此说来，附近可能有蛇出没。说来真是怪事，我们正在议论，恰巧一个伙伴发现了一条水蛇。水蛇是青蛙的天敌，而青蛙专门吃害虫，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，这条水蛇理所当然成为我们攻击的对象。这条水蛇见寡不敌众，赶忙扭动身躯钻进一丛菖蒲之中，再未露面，我们只好悻悻而去。

地堰上、道路旁长着一种野草，因为它叶子短而密，像驴皮，所以就叫它驴皮芽。它的根一节一节的，用它烧火做饭时噼啪作响，人们又称之为地崩草。其茎不足一拃高，种子呈穗状，黑黢黢的，一些调皮的大孩子捉弄小孩子，说是若将草穗倒衔口中，紧紧咬住，仰望苍穹，就能看见织女姐姐。小孩子信以为真，依法而做，那个小孩子乘其不备，来了个恶作剧，捏住草茎猛地向上一提，将草种留在小孩子嘴里。草种落在喉咙处，甚是痒痒，要连连咳嗽，然而适得其反，越咳越重，万不得已，只好跑到河里，用水漱口，将草种吐出，或者干脆咽下，从此，再不吃亏。

我们玩够了，就跑到树林里，模仿老师摇头晃脑、抑扬顿挫地吟咏古诗词：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……

诗歌港

# 故乡(外一首)

房照远

在烟台，我能看到故乡的影子  
不知什么时候  
云朵和思念连在了一起  
我看着天空  
月亮看着远方  
云就成了我的眼睛

# 月牙儿

天空布满星辰  
风声停住脚步  
一弯月牙儿挂在天边  
没了日间的喧闹  
它变得安然自若  
我站在树下  
听虫鸣声慢慢酝酿夏日的风情  
风微微，树叶沙沙作响  
我看着远处的天空  
月牙，放下一天的疲惫  
调皮地对着我眨眼

# 牵牛花

刘吉训

初夏  
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  
一棵牵牛花  
忽然用粉红的花儿  
从头至尾  
把自己盛装起来  
盘筹着  
用一朵花儿  
一半做酒杯  
一半做迎宾的小喇叭  
哦，牵牛花  
你要出嫁吗  
你邀谁为伴娘  
是蜜蜂，还是蝴蝶

# 夏天的火焰山

杨书清

在人生旅途上  
绕不过的是，一年一次  
热度极高的火焰山

一只从泥土中爬出来的泥猴子  
脱掉黄金甲，赤膊上阵  
扇动铁扇公主的两把大扇子  
在枝头声嘶力竭地唱着什么

蝴蝶双翼闪着五颜六色的光  
小草低下了嫩绿的头  
汗珠子，一旦落到脚下  
吱吱啦啦声在耳边回荡

砂石闪耀刺眼的亮度  
沃野起伏广袤的绿浪  
站在山巅的松柏  
扭曲了身子，东张西望  
未发现火焰从哪里喷发出来的

萤火虫提着灯笼送走了我的童年  
老奶奶的扇子虽说未扇灭火焰山  
却把我扇进睡梦里